

回 忆 张 国 基

毕生育才，懿德风范

庄炎林 *

1992年8月30日18时10分，享誉海内外的全国侨联名誉主席、德高望重的华侨教育家张国基老先生，与世长辞了。

张国老经历近百年风雨，培育海内外万千桃李，俭朴淡泊地对待生活，懿德风范受到广泛称道。他的逝世，是我们侨界的重大损失，引起了人们深切的悲痛，我的哀思尤为深沉，难于自己。

张国基先生是我父亲庄希泉和母亲余佩皋相知、相交、相助60多年的老同事、老同志、老朋友。早在1916年，我父母在新加坡三角埔创办了南洋女子中学，分别任校董会董事长和校长，倾心于栽培育李的华侨教育事业。当时南洋的女子学校聘的都是女教师，我母亲认为，对人品好、学问好的男教师也应该聘请，以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南洋女中挑选男教师极为慎重，德才要求很高。而母亲聘请的第一位男教员就是张国基先生。当时殖民政府的议政局，对华侨教育事业竭力限制和摧残，公布所谓教育条例草案。张国基先生不畏强暴，毅然和我父母一起发起成立了“华侨学务维持会”，号召侨胞“挺起脊梁来肩重担”。这场华侨

• 作者系原全国侨联主席。

争人权、反苛例的抗争，震动了马来半岛。我父母和张国基先生更加深了志同道合的斗争情谊。直到 60 多年后，我父亲百岁寿辰庆贺会上，张国基还深情地回忆起这段终生难忘的往事，在场的中央领导和同志们无不为之感佩。新中国建立伊始，我父亲回国担任中侨委副主任委员，陈嘉庚先生逝世后又接任全国侨联主席。张国老 1958 年回国，担任北京华侨补校校长、北京市侨联副主席、名誉主席等工作。他们同在侨界，过从甚密，互相关心，情谊更深。1984 年第三届侨代会，我父亲以 96 岁高龄辞去全国侨联主席被推选为名誉主席，张国老虽年届 90，仍不负众望，当选为全国侨联主席。他壮心不已地表示：“遵照廖公遗愿，承接前任主席庄希泉的重托，一如既往，为华侨服务，把毕生献给华侨事业。”张国老言出行随，尽心尽力尽职地主持全国侨联的工作，颇有建树。对此，我耳闻目睹，亲身体会，感受尤深。因为这些年来，我先是担任国务院侨办副主任，1988 年又调到全国侨联任党组书记、副主席，直接协助张国老工作，1989 年第四次侨代会上，张国老以 95 岁高龄主动引退担任名誉主席，我接替他任全国侨联主席，一直经常有机会得到他的指点和帮助。论公谊、论年龄，我都是后辈，但张国老在工作中总是满腔热情地鼓励我放手工作，勇于开拓侨联工作的新局面。而且，他身体力行，言传身教，为我做了很好的表率，使我获益匪浅，终生难忘。

张国老抓工作坚持原则，凡是有关侨联工作的方向、涉及归侨侨眷合法权益、关系落实政策争取侨心的事情，他从不含糊。同时，他对待工作又注意求真务实，从实际出发，落到实处。

张国老担任全国侨联领导工作之后，对他毕生热爱的华侨教育事业一如既往地关心。对华侨补校和燕京华侨大学的工作，十分关注。学校开学典礼等重大活动，他不顾年事已高，兴致勃勃地前往参加，和师生欢聚笑谈，关怀体贴备至。对于遍布世界各

地的受过他教育的万千莘莘学子，他时刻牵挂于心。他的学生之中，有经历过长征的领导干部，有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企业家。有的爷孙三代都当过他的学生……他和学生之间的深厚情谊，堪称传世佳话。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他年事愈高，师生之谊愈发浓烈。他的海外学生多次聚会香港，为他祝寿。他既为慰藉海外学生对他的思念之心，也为加强和海外侨胞和华人的联络工作，不辞辛劳地赶去欢聚。

张国老和毛泽东同志同乡、同学、同事，早年追随毛泽东投身革命事业。但他不图名利，淡泊一生。他生活俭朴的许多动人事迹，已广为传颂。他那侨界楷模的风范，永远值得我们侨务工作者学习。

张国老虽然以 99 岁高寿辞世，我仍深感突然，感情上更是难于接受。就在他辞世前两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毋忘国耻丛书》发行仪式上，我还坐在他的身旁，劝他要多加保重，怎能料到这竟是最后一次和他晤谈。待到 30 日我闻讯立即赶到北京医院时，他已处于弥留之际，我再也听不到他对侨联工作的指导话语了……

张国老仙逝，感念万千，匆匆命笔，不尽万一，借《海内与海外》之篇幅，寄托哀思。

（摘自《海内与海外》特刊）

斯人虽逝,风范长存

香港北京华侨联合会
暨原北京华侨补校在港师生

从北京传来长途电话：华侨教育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全国侨联名誉主席、我们香港北京华侨联合会永远名誉会长张国基老师因心脏病猝发抢救无效，于 8 月 30 日下午 6 点 10 分与世长辞。

不幸的消息来得如此突然，使人感到惊愕，难以置信。因为今年 4 月间，我们还刚刚参加过张老百龄大寿庆典，那筵开 160 多席的空前盛况仿佛仍在眼前；我们也还清楚记得张老在大会上讲话的情景，他中气十足，不用讲稿而思路清晰，他为不能应邀到世界各地远游而向学生和友人们致歉，并且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吟诵了苏东坡的半阕词以表心意：“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到了 6 月间，香港北京华侨联合会宣告正式成立，张老还用苍劲工整的隶书亲笔题写贺词：“……希望同学们朋友们团结互助，努力奋斗，为繁荣香港、促进祖国改革开放作出贡献”；就在他逝世前两天，我们还看到报道说，张老参加了由海峡两岸合办的《毋忘国耻丛书》出版座谈会，老人家还在殷切关心着如何激发人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如何促进祖国统一，真是生命不息，工作不懈。万没想到，张老竟然急匆匆地与我们永别了，他再也不能和我们“千

里共婵娟”了！

99年漫长的岁月，既平凡而又伟大。有人说，张国基老师的一生是一首长而优美的诗篇，这比喻是十分贴切的。

张国基校长早年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与毛泽东、蔡和森等同学，都是新民学会成员，经常一起读书、写作、讨论，探索着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道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正是张老当年朝气蓬勃、抱负不凡的鲜明写照。

顺应时代的要求，张老把爱国爱民的深挚感情体现在献身教育事业之中。他从20年代起到新加坡、印尼任侨校教师，30年代参与创办了雅加达中华中学，50年代后期回国定居，从1959至1974年一直担任北京华侨补习学校校长，1985年以后又任北京燕京华侨大学董事长。在华侨补校期间，他既重视华侨学生的思想教育，又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们。当时张老已经年逾古稀，还经常参加备课听课，深入到教师、学生、工友中间。他的作风平易近人，毫无架子，淡泊自甘，从不要求特殊照顾。张校长的一言一行，所有在补校学习工作过的华侨学生和教职员工都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半个多世纪以来，张国基老师积极弘扬中华文化、推广汉语学习，成为中国与海外华侨、华人紧密联系的纽带，推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张老培养的学生数以万计，包括了三代人。他们有的在祖国各个岗位上取得了成就，作出了贡献；有的分散在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正为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以及与中国友好交往发挥积极作用。张老付出的毕生心血已经浇灌出了繁花硕果。张国基校长音容虽失，而精神永在，风范长存。

我们悼念张国基校长，就要学习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为教育事业忘我献身的精神；学习他勤劳俭朴、清廉无私的高尚品德。我们要继承他的遗愿，将弘扬民族文化、发展教育事业、振

兴中华的伟大事业进行下去。

现在已近 20 世纪末，1997 即将到来，香港就快回到祖国怀抱；‘一国两制’的实现已经显露曙光。21 世纪将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世纪，而我们中华民族将会发挥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悼念我们的老校长，让我们满怀信心地迎接 1997 年和更加辉煌灿烂的 21 世纪，将张老留下的丰富而珍贵的精神遗产像接力棒似地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安息吧，我们敬爱的老校长！

（摘自 1992 年 9 月 6 日香港《大公报》）

不尽的思念

张敬乌

传来爸爸——全国侨联名誉主席、华侨教育家张国基老人辞世的噩耗，我无声地哭了。1992年4月，在香港参加海外学子为爸爸举行的百龄大寿庆典时，爸爸还是那样健朗，那样健谈，想不到100多天后，爸爸竟悄然永离人世，等不及远隔千山万水的儿孙赶去看上一眼！

我敬爱爸爸，但是爸爸远在北京，一年难得见上一面，只能在心里神往在梦里实现依偎在爸爸身边的幸福。爸爸越到晚年，也越加抚爱、想念儿孙。可是爸爸从不因骨肉之情和自己的地位请求政府照顾关系，而是照例屡屡教育我们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不要萌生任何依赖之心，也不要将时间和钱物消耗在北京——益阳的往返途程上，不经他允许不得随便入京。爸爸仅有我一个儿子和7个孙儿孙女。我今年也70多岁了，至今仍住在农村，自食其力。我的儿女也都在爷爷的严格要求下以各自的努力扎根在家乡的泥土里。

爸爸作为华侨教育家，在南洋一带树蕙滋兰30多年。1958年回国，任北京华侨补校校长，他所教过的学生数以万计，散布在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1975年以来，又先后担任北京文史馆馆长、北京市侨联副主席、全国侨联主席、名誉主席等职

位，并且历任第一至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然而，爸爸从不以桃李满天下、国家功臣自居，终其一生，不改他朴素、清廉、勤谨、仁爱的高尚品德。早年在雅加达筹建中华学校时，呕心沥血，备尝艰辛。有段时间，师资不足，爸爸以副校长之职，执教三个班的语文，余暇还自种蔬菜，粗茶淡饭，克勤克俭。爸爸从不吃补品，一汤二菜，两小碗米饭，是爸爸的生活常规。有时，还自己动手做他喜欢吃的“腊八豆”。在爸爸家里，一张可写字的纸片都不能乱丢，丢了就要挨“骂”。我到北京探望爸爸，照例只给一张回程车票。就在爸爸将海外部分学生厚赠给他的 10 万元人民币寿礼全部转赠给家乡本村兴办电力的 1983 年，我们写信给爸爸说起想推倒泥砖屋改建红砖房的心思，请爸爸资助一点钱。爸爸回信却说住泥砖房也很好，如果在泥砖墙上糊层石灰就跟红砖一样好看了。如果买石灰缺钱（那仅需百来元）他可以寄来，终于断绝了我们的依赖之心，我们也终于没有建红砖房。爸爸还常年坚持把他看过的《北京日报》折好一札一札地分期寄给我们看。爸爸这一去，我们再也看不到经他手整理的旧报了。想到这里，我的泪不觉潸潸落下来。

越入晚年，爸爸的声望越加高远，他的学生也越发尊敬他，有寿必庆，庆必赠钱。1988 年，爸爸 95 岁大寿，海外学子又筹措了 25 万港币寿礼，爸爸把它视同海外学子的爱国赤心，又无私地全部转捐国家建立“张国基文化教育基金会”，奖励益阳、北京的优秀师生。1992 年爸爸的学生在香港为爸爸举行了百龄庆典，盛况空前，爸爸再次嘱咐将所得寿礼献给“张国基文化教育基金会”，发展祖国教育事业。爸爸常说，我的儿子只有一个，但我的学生却有千万个，我爱学生胜过我的儿子。爸爸也不止一次地跟我们说，你们有本事的话，不要我的钱，也能创家立业；没有本事的话，给钱也没有用。所以你们不要指望我给你们遗产，我两袖清风，什么也没有。

1991年4月，我们都去为老人家贺寿。俭朴的寿宴之后，爸爸很风趣地跟我们说，今年又掉了两颗牙齿，加上前些年掉的正好9颗了，我都好好地保存着，我的遗产就是这9颗牙齿，百年之后，你们每人拿一颗作纪念（我们夫妇加上我的7个儿女，正好9人）。爸爸深情抚爱的话语还在耳边，人却永远地离我们远去了，我在晶莹的泪光中又好像看见了爸爸健朗的身形，聆听到爸爸亲切的乡音。爸爸，我们虽永无相见之日了，但您的音容笑貌将伴我终身，您的清廉、朴素、勤谨、仁爱的心性，您爱学生如子、爱国家胜小家、无私奉献的崇高品德，永远是我前进的动力和楷模。我们将按照您所希望的自强自立之路走完自己的人生历程，无愧地面对九泉之下的爸爸您。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爸爸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安息吧，亲爱的爸爸！我们永远怀念您。

（摘自《海内与海外》特刊）

缅怀祖父张国基

张卓然 张泰然 张鹤延 张奎然

祖父 1894 年出生于湖南益阳县银杏村（今民主村）。祖父 4 岁时，曾祖父就因劳累过度而离开了人世。曾祖父去世，留下一家人——曾祖母、祖父、祖父的三个姐姐、两个弟弟。靠祖传的几亩薄田及全家的辛勤耕织，总算能勉强度日。大概由于家庭的熏陶和生活的艰辛，祖父读书特别用功，无论是在家乡的私塾还是在省立第一师范，祖父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至今，我们还保存着祖父青少年时期多张成绩优秀的嘉奖令。

1915 年，祖父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与毛泽东主席同窗五载。毛泽东第八班，祖父第十三班。由于彼此有相同的见解，祖父和毛泽东结下了深厚情谊。毛泽东的好学不倦、律己严格、言行一致、胸怀大志，使祖父深为崇仰。祖父常说：“毛泽东同志是我的恩师，他指引我走上革命的道路。”

1918 年 4 月，祖父加入新民学会。当时正值“五四”前夕，段祺瑞派系的张敬尧深知形势严重，在湖南严密封锁和粗暴控制，以禁止学会的爱国活动。“五四”运动爆发后，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湖南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祖父任学联副主席。当时正值南北军阀混战，北军打头阵进入湖南的是吴佩孚。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利用军阀之战驱逐张敬尧，并决定以湖南省各公团

联合会名义分头游说各路军阀头目。祖父受命去衡阳找吴佩孚，通过秘密接触，吴答应了祖父等提出的要求。其他各路游说代表也相继胜利返回，驱逐张敬尧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祖父每跟我们谈起这件事，就十分佩服毛泽东的出色指挥、领导才能。

1919 年底，毛泽东在北京写了许多封信给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指出会员必须有一部分到国外去了解世界大势，以便改造湖南、改造中国。除一部分去法国勤工俭学外，还要派一部分去南洋群岛以了解东南亚各国。这时恰好新加坡华侨中学校长涂开與先生回国聘请教员，祖父受一师前校长孔昭绶和学监王季范先生介绍，应聘前往。1920 年 4 月，祖父与同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同学登上法国邮轮离开上海；毛泽东与他们合影留念并亲到码头送行。在新加坡，祖父孜孜不倦地传播中华文化，同时没有忘记新民学会宗旨，一直与毛泽东保持通信联系，探讨新民学会工作的开展及成立南洋通讯社事宜。

1921 年 2 月，祖父的母亲逝世。祖父对这位含辛茹苦把他抚养大的慈母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匆匆请假回国。其时，毛泽东已连续写了两封信到祖父家中，除表示哀悼外，还劝祖父要站在时代的前列，改良封建传统习俗，不搞迷信，并嘱祖父料理完丧事去长沙。祖父在家待了两个星期，处理完母亲的后事即到长沙与毛泽东见面。毛泽东请祖父到一些单位作关于赴法国勤工俭学和东南亚各地情况的汇报介绍。1922 年 6 月，我们陪伴在祖父身边时，他还跟我们讲起这次回来葬母的经过，并将他为母亲作的挽联背给我们听。祖父作的挽联是：万里去，万里归，行程误我，缘慳一面；一滴泪，一滴血，未尽孝道，遗憾终身。事隔 70 多年，百岁的祖父还记得所作挽联，可见祖父对他母亲的深情。祖父在长沙待了两个星期后，由于假期已到，便又去了新加坡。

1926 年 12 月，祖父回国参加大革命。一月后，毛泽东电请

祖父到武汉协助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段时间，祖父每天都要与毛泽东商量教学工作。1927年4月，祖父由毛泽东、周以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7月，祖父应毛泽东之邀，秘密赶到南昌，参加震惊世界的“八一”南昌起义，担任独立第一师师长。大革命失败后，祖父受党的委托继续从事华侨教育工作，到印度尼西亚古老的八华中学，任教10年。由于该校只注重英文，且对教师极不平等，祖父于1939年与同事李春鸣、李善基、陈章基诸先生一起辞职，并在企业家麦燿煊、张祖砚先生赞助下创建了中华中学，祖父任副校长之职。祖父遵照毛泽东关于教育要采取世界主义以及发达文化为己任的意见，专心致志开展教育，在言行中灌输做人的道理，从而赢得华侨社会的信任，中华中学因此成为印尼华侨社会公认的最负盛名的侨校之一。1952年，吴学谦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华中时说：“华中是华侨的骄傲，是南洋的一颗明珠。”这一时期，祖父曾亲自护送一批批华侨子弟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同时四方奔走，大力呼吁华侨捐钱献物支援祖国的革命事业。

1958年，祖父回国定居北京，担任北京华侨补习学校校长。1969年，祖父从华侨补校迁居北京和平里14区8楼6单元302室。这是一个两室一套的普通居民公寓，室内没有一件豪华的家具。客厅的沙发及祖父写字作画的书桌都非常陈旧。所谓书桌，其实就是在一张四方桌上搁的一块木板。祖父就寝的房子不到15平方米，靠墙摆了一张宽木床，床面靠里的三分之一堆的是各种书。床对面是一个书柜，一张书桌被书占去一半，北墙下也是层层叠叠堆满了书籍和画稿。另外还有两张沙发，一张老掉牙的藤椅，两把木椅。南边墙上挂着“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条幅，这是人们给予祖父的由衷的赞誉。直到80年代添置了一台彩色电视机，302室才略略见出一点现代生活的气息。祖父作为

一名华侨教育家，早年在南洋一带树蕙滋兰 30 多年，他所教过的学生的数以万计。正因为如此，每年从海外归来的学子到京第一站就是看望他们的老师。政府考虑祖父客人多，多次提出要可以享受部级待遇的祖父调换宽敞的新房，每次均被祖父谢绝。祖父说，北京住房紧张，甚至祖孙三代还挤住一间房的还不少，我有这么大一间住房已经够了，把房子留给更困难的人吧。就这样，简陋狭窄的和平里 302 居室成了祖父的终身居所，陪伴祖父度过了晚年。

祖父一生过的是极其清廉俭朴的生活，晚年地位升高，他坚持住两室一厅的普通民房，坚持不要专车、不要专职服务员。生活方面只要能自理的一概自理，他也从不吃补品，一汤二菜，两碗米饭是他的生活常规。就是到了 90 岁的高龄，还自己动手做他喜欢吃的腊八豆。我们只要乱扔了一张能写字的纸片，被祖父看见，也要挨骂。到了晚年，祖父行动有所不便，我们多次提出为祖父购一个热水器用来洗澡，祖父坚决不同意。至今祖父用了几十年的一个铝桶（曾几次换底），还保存在 302 室的洗澡间。祖父用的洗脸架，是他的一位学生 20 多年前用几根粗铁条自制而成，一直用到祖父逝世。

祖父一生视富贵如浮云，时时处处关心别人。早年，祖父在中华中学期间，家中就先后住过几十位生活困难的学生，时间有长有短。祖父不但承担一切生活费用，还教他们读书做人的道理。1958 年，祖父定居北京，有些老师同学回国后生活有困难，祖父都尽全力帮助他们。1971 年，毛泽东邀请祖父同几位当年的老朋友去延安、韶山等地参观休养。祖父得知随身照料他们的一位解放军战士老家生活有困难，立即拿出 300 元叫他寄回老家。诸如此类的事情是很多的。

1983 年，祖父 90 岁时，海外部分学生赠送给他 10 万元人民币寿金，祖父就转赠给家乡安装高压电力线路，解决了全村

400 多户农家的生产生活用电。1988 年和 1992 年，祖父又把海外学生为他庆贺 95 岁和 100 岁的一大笔生日寿金全部捐给他的学生设立张国基文化教育基金会，以奖励优秀华侨子弟、优秀教师，发展祖国的教育事业。

祖父对子孙晚辈要求极严，从不为我们谋蝇头微利、蜗角虚名，而经常以现身说法教导我们自强自立、艰苦奋斗，不生依赖懒惰之心。凡我们向祖父诉生活之苦、人生之艰、求一时之助的信，祖父一概不理睬。祖父唯一的儿子至今仍在乡下务农，虽已年逾古稀，祖父仍一再嘱咐要把自留地、责任田种好，说荒芜了可惜。

祖父不止一次地跟我们讲起他在雅加达筹建中华中学的情景。那时师资不足，祖父以副校长之职，执教三个班的语文，余暇还自种蔬菜，克勤克俭。有一年萝卜收成好，吃不完，就挑到集市上去贱卖，自得其乐。每年我们到北京庆贺祖父的生日，祖父从不让我们住进旅社，就在祖父的房子里打起地铺，晚开早收，年年如此。如今，祖父已永远离开了我们，302 室留下我们无穷的思念。

1992 年 4 月，海外学生在香港组成“庆贺华侨教育家张国基老师百龄大寿筹备委员会”，庆贺祖父百龄大寿。说是 100 岁，实际上祖父的虚岁也只有 99 岁。祝寿地点设在香港尖沙咀海城大酒楼。祖父于 4 月 8 日从北京飞抵香港。

4 月的香港，风和日丽，鸟语花香。依山傍海的海城大酒楼装点得金壁辉煌。蔚蓝的大海无边无际，微风掀起的阵阵涛声就像演奏着的一首雄伟乐章。4 月 12 日，能容纳两千多人的酒楼座无虚席，盛况空前。香港各界要人、归侨、好友以及从美国、英国、印尼、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地来的学生友人济济一堂，参加庆典。晚上 8 点，祖父在《祝你生日快乐》的乐曲声中登上庆典会场主席台。两千多来宾报以热烈掌声。主

席台上，巨型“福寿”条幅悬挂中央。一幅“作育英才花万朵，天下桃李颂恩师”的对联更是醒目。新华社副社长张浚生、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香港中旅集团董事长林水龙、海内外各地学生代表及筹委会主任林珀瑚等诸位先生先后致祝词。祖父看到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成为事业有成的各方杰出人士，感到由衷的欣慰和高兴。隆重的庆寿活动持续近4个小时，人们尽兴而归。据说这是香港同类祝寿宴会规模最大最壮观的，也是海城大酒楼自开业以来宾客最多、最辉煌的一次。

祖父从1920年到1958年先后在新加坡、印尼等地从事教育工作。他知识渊博，教书认真，待人正直诚恳，生活俭朴，乐于助人，深得广大学生的尊敬和爱戴。无论持哪一种政治观点的学生，也无论职位高低、贫富差异，祖父都一视同仁，有教无类，惠爱有加。祖父常对我们说：“我的儿子只有一个，我的学生却很多，对我的学生，比儿子还要亲。”确实，祖父爱学生胜过爱他的儿子。祖父热爱学生，视生如子；学生景仰祖父，待师如父。祖父1958年回国定居后，几十年来，祖父的学生始终不忘师恩，每到北京必先探望祖父，每逢祖父寿诞，必有庆贺。香港祝寿盛会更是一首师生血肉相联、声息相通、休戚与共的最壮美、最动人的诗篇。

祖父从香港庆寿回京之后，精神一直很好。这时，国内外仍有很多友人来看望这位老人。祖父也很兴奋地跟他们谈起香港的这次盛会，谈到经他教育的学生如今遍布世界五大洲，事业各有建树时，心中无比快慰。祖父一生不嗜烟酒棋牌，写字绘画、吟诗作赋是他晚年最大的生活乐事。凡有请他题辞的友人或单位，他都欣然应允，精心制作。他的墨宝也流布海内外，为人所珍藏。这一段时间，国内外许多单位和海外友人仍有请祖父题辞写字的，祖父不顾年迈，仍旧一概应允。就在他去世前几天，还在为广东《蕉岭乡音》的创刊题辞：“团结海外侨胞，弘扬中华文